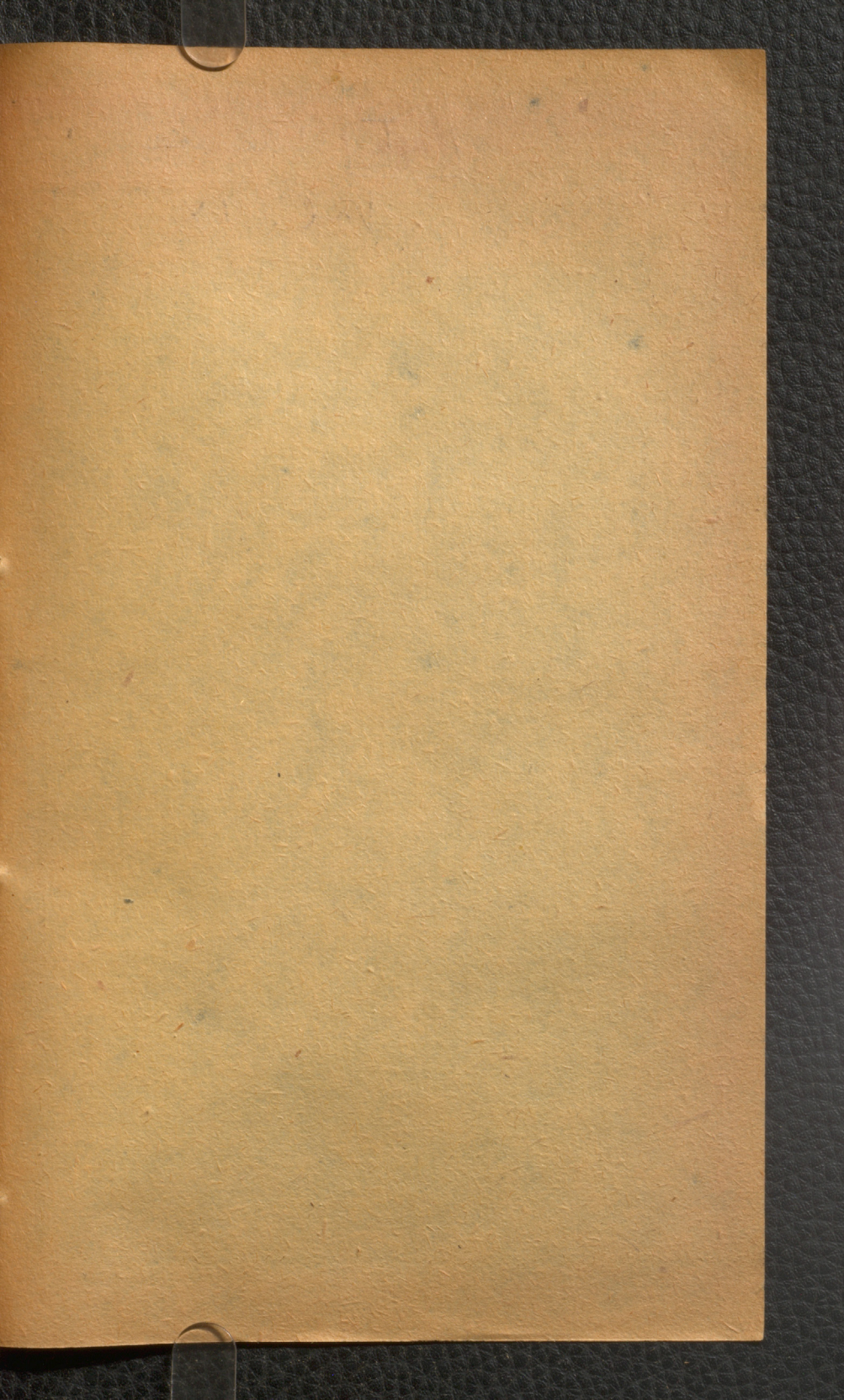


G Chinese

9

Vol. IX



古今醫案按卷第九

吳江李齡壽辛垞重較輯

嘉善俞震東扶纂輯

男念祖永修參訂

得璜礪溪

孫男掌明同若全較

賂南貯賢

女科

葉杏林指掌賦曰醫學之傳首自黃農。女科之始則由扁鵲邯鄲為帶下之醫。史遷所載。產寶著愈風之散。華佗所傳。病機不等。巢元方之立論最詳。精血攸關。褚侍中之遺書甚善。熱入血室。臟燥悲傷。胃氣下泄。而陰吹。非張長沙孰能辨此。三十六病。轉女為男。巧奪造化之樞機。舍孫真人其誰與歸。唐白敏中訪咎殷備集驗方三百七十八首。而為產寶。宋郭稽中補濮陽李師聖產論二十一篇。以為產方。作大全。陳自明

之勲最補醫按薛立齋之功多。高賓刻便產須知。杜收著產育寶慶。朱丹溪之百問可傳。陳無擇之三因宜讀。菟羅衆善。王宇泰之女科準繩。分晰羣方。武叔卿之濟陰綱目。議論具備於經綸。方法謹承夫家秘。東垣河間各有名言。春甫養葵亦多妙義。諸書悉當誦習。臨證自探淵微。學問思辨不辭人十而已千。補瀉寒溫可即一隅而反三。功行滿則青城有望。怠惰久則白首無成。

經水

東垣治一婦年三十餘。每洗浴後必用冷水淋身。又嘗大驚。遂患經來時必先小腹大痛。口吐涎水。經行後又吐水三日。其痛又倍。至六七日經水止時方位百藥不效。診其脉寸滑大而弦。關尺皆弦大急。尺小于關。關小于寸。所謂前大後小也。遂用香附三兩。半夏二兩。茯苓黃芩各一兩。五錢。枳實延胡丹皮人參當歸白朮桃仁各一兩。黃連七錢。川棟遠志甘草各五錢。桂三錢。吳茱萸一錢五分。分十五貼。入薑汁兩。蜆殼熟服之。後用熟

湯洗浴得微汗乃已。忌當風坐卧。手足見水。并忌喫生冷。服三十貼全愈。半年後因驚憂其病復舉。腰腹時痛。小便淋痛。心惕驚悸。意其表已解。病獨在裏。先為灸少冲。勞宮。崑崙。三陰交。止悸定痛。次用桃仁承氣湯大下之。下後用醋香附三兩。醋蓬朮當歸身各一兩五錢。醋三稜延胡索醋大黃醋青皮青木香茴香滑石木通桃仁各一兩。烏藥甘草砂仁檳榔苦棟各五錢。木香吳茱萸各二錢。分作二十貼。入新取牛膝溼者二錢。生薑五片。用荷葉湯煎服愈。

震按冷水淋身致病似宜溫經散寒。後因驚憂復病似宜調氣安神。乃前則寒藥多於熱藥。繼則灸心與心胞絡膀胱及脾之穴。即能止悸定痛。痛已定而復用桃仁承氣大下之。立法甚奇。且前用參。後不用參。而大下之後。又用稜朮桃黃青楨等二十貼。幾如國手下子。不可思議。誠非明季國初諸醫所能及也。

丹溪治一婦年四十八歲。因有白帶。口渴。月經多。初來血黑色。後來血淡。

倦怠食少臍上急以白朮一錢五分紅花豆大陳皮白芍各一錢木通枳殼各五分黃芩砂仁炙甘草各三分煎湯下保和丸三十粒抑青丸三十粒

震按初來血黑後來血淡是本虛而標熱也來既多又倦怠食少虛象顯然何以不用補藥試觀第四條女年十五之案則此案治法似未盡善或者此婦之脉弦大而數耶下二案如黃漿如黑豆汁製方極當一婦行經色淡若黃漿心腹嘈雜此脾胃溼痰故也以二陳湯合四物入細辛蒼朮數服即止

一女子經水下如黑豆汁此絡中風熱也以四物加黃芩川連荆芥穗蔓荊子數服血清色轉

一女年十五脉弦而大不數形肥初夏時倦怠月經來時多此稟受弱氣不足攝血也以白朮一錢五分生芪陳皮各一錢人參五錢炒棗三分

一婦年四十餘月經不調行時腹疼行後又有三四日淋瀝皆穢水口渴

面黃倦怠無力。以白朮一兩。歸身尾。陳皮各七錢。黃連三錢。木通二錢。生芪黃芩各二錢。炙甘草一錢。分作八貼下。五靈脂丸四十粒。食前服。

震按此案用藥。白朮黃連歸身歸尾。用得最好。芪芩嫌其太輕。更好在五靈脂丸。

一婦年二十餘。形肥痞塞不食。每日入至未。飲薄粥一盞。粥後必吐水半碗。仍復臥經不通三月矣。前番通時。黑色脉。辰時寸關滑有力。午後關滑寸則否。詢之。因乘怒飲食。而然。遂以白朮一兩五錢。厚朴黃連枳實各一兩。半夏茯苓陳皮山查人參滑石各八錢。砂仁香附桃仁各五錢。紅花二錢。分作十貼。每日服一貼。各入薑汁二蜆殼。間三日。以神佑丸神祕沉香丸。微下之。至十二日。吐止食漸進。四十日平復如故。

震按飲薄粥一碗。必吐水半碗。卧不能起。將認作大虛證矣。其辨在於痞塞及經停之前。雖通而黑色也。此內火食積鬱成溼熱。上則飲停。下則瘀阻。實證似虛耳。辰時寸關脉滑有力者。辰為氣血注胃之時。胃滿

甚而連及上焦。午後惟關滑。獨顯胃實之象矣。方主消痰消食破氣活
血。加黃連滑石以清溼熱。仍兼人參以鼓舞胃氣。使諸藥得行其疎通
之力。再佐薑汁之辛。以開道路。又治嘔吐。此真紀律之師。有勝無敗者
也。然猶有病深藥淺之慮。隔三日。以二丸微下。則直搗賊巢。病根可拔
矣。

呂滄洲治一女。在室病不月。諸醫療皆不得其狀。視之腹大如娠。求其色
脉。即怪語之曰。汝病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女不答。趨入卧內。密語其
侍嫗曰。我去夏追涼廟廡下。薄暮過木神心動。是夕夢一男子。如暮間所
見者。即我寢親狎。由是感病。我慚赧不敢以告人。醫言是也。嫗以告呂。呂
曰。女面色乍赤乍白者。愧也。脉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色脉符。雖劇無
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脉肝者六七枚。俱有竅如魚目。病已。

震
按此即鬼胎亦易辨識。惟云病因與色脉符。雖劇無苦。一祕訣也。桃
仁煎頗狠。然非此藥不能去此病。

俞子容治一婦寡居鬱結成疾經事不行體熱如灸忽吐血若泉湧醫用
止血藥不效俞以茅草根搗汁濃磨沉香服至五錢許日以醞醋貯瓶內
火上炙熱氣沖兩鼻孔血始得降下遂不復吐經事乃行。

震按此是倒經故降其氣而血自降茅根汁磨最妙尤妙在熱醋薰鼻
但經倒猶可生經枯則必死耳。

石山治一婦瘦小年二十餘經水紫色或前或後臨行腹痛惡寒喜熱或
時感寒腹亦作痛脉皆細濡近滑兩尺重按畧洪而滑汪曰血熱也或謂
惡寒如此何謂為熱曰熱極似寒也遂用酒煮黃連四兩香附歸身尾各
二兩五靈脂一兩為末粥丸空腹吞之而愈。

震按脉細濡近滑兩尺亦於重按畧洪而滑又不兼數殊難認為大熱
乃重用黃連而愈汪公指下真有得心應手之樂。

一婦年二十一歲六月經行腹痛如刮難忍求死脉得細軟而駛尺則沉
弱而近駛汪曰細軟屬溼數則為熱尺沉屬鬱滯也以酒煮黃連八兩炒

香附六兩。五靈脂半炒。半生。三兩。歸身尾二兩。為末。粥丸。空心湯下。三四錢。服至五六料。越九年。得一子。又越四年。經行兩月不絕。腹中微痛。又服前丸。而愈。續後經行六七日。經止則流清水。腹中微痛。又服前丸。而痛亦止。又經住。只有七八日。若至行時。或大行五六日。續則適來適斷。或微紅。或淡紅。紅後常流清水。小腹大痛。漸連遍身。胸背腰腿骨裏皆痛。自己至酉。乃止痛。則遍身冷熱。汗大出。汗止痛減。尚能飲食。自始痛至今。歷十五年前。藥屢服。屢效。今罔效者。何也。汪復診之。脉皆洪滑無力。幸其尚有精神。汪曰。此非舊日比矣。舊乃鬱熱。今則虛寒。東垣曰。始為熱。中終為寒。中是也。經曰。脉至而從。按之不鼓。乃陰盛格陽。當作寒治。且始病時形斂。小今則形肥大矣。醫書曰。瘦人血熱。肥人氣虛。豈可同一治耶。所可慮者。汗大泄。而脉不為汗衰。血大崩。而脉不為血減耳。其痛日重。夜輕。知由陽虛不能健運。故亦凝滯而作痛。以證參脉。宜用助陽。若得脉減痛輕。方為佳兆。遂投參芪歸朮大劑。加桂附一貼。來早再診。脉皆稍寧。服至二三十貼。

時當二月至五月病愈。蓋病有始終寒熱之異。藥有前後用舍不同。形有肥瘦壯少不等。豈可以一方而通治哉。

震按細軟而數為溼熱。洪滑無力為虛寒。的係辨脉要旨。汪公自跋數語尤屬治病要訣。然前之黃連終嫌太過。久服不換亦恐非宜。

一婦經行必瀉三日。然後行。診其脉皆濡弱。曰此脾虛也。脾屬血。屬溼。經水將動。脾血已先流注血海。然後下流為經。脾血既虧。則虛而不能運行。其溼令作參苓白朮散。每服二錢。一日米飲調下。二三次。月餘經行不瀉矣。

一婦年逾四十。形長色脆。病經不調。右脉浮軟而大。左脉虛軟而小。近駛常時經前作泄。今年四月感風咳嗽。用湯洗浴汗多。因泄一月。六月復因洗浴發瘧六七次。瘧雖止而神思不爽。至八月盡而經水過多。白帶時下。瀉泄遂覺右脚疼痛。舊曾閃挫脚跟。今則假此延痛。醫腿腰脇尻骨脛項左邊筋皆掣痛。或咳嗽一聲則腰眼痛如刀扎。日輕夜重。叫號不已。幸痛

稍止飲食如常。因思月水過多。白帶時下。日輕夜重。泄瀉無時。亦屬下多亡陰。宜作血虛治。然服四物止痛之劑。益甚。九月。汪復診視。始悟此病乃合仲景所謂陽生則陰長之法矣。夫經水多。白帶下。常泄瀉。皆由陽虛陷下。而然。命曰陽脫是也。日輕夜重。蓋日陽旺而得健運之職。故血亦無疑滯之患。而日輕也。夜則陰旺而陽不得其任。失其健運之常。血亦隨滯。故夜重也。遂以參朮助陽之藥。煎服六七貼。痛減。此亦病證之變。治法殊常。故記之。

震 按前案之理。易明此案之脉。亦易認為虛。惟近駢而合以足之延痛。頗似溼熱耳。然久瀉復瘧。經水過多。白帶時下。顯係參朮對證。何云治法殊常耶。

一婦人年逾四十。形色頗實。常患產難倒生。經水不調。或時遍身骨節疼痛。食少倦怠。自汗。汪診之。兩手脉皆不應。而右關輕按隱隱。微覺動也。疑脉出部。以指尋按經渠。列缺穴分。亦不應。甚怪之。乃叩其夫曰。有孕時。

醫診亦言無脉。後服八物湯。幸而易產。得一子。汪曰。此由稟賦本來脉不應也。無足怪。可見天下事變無窮。果難一一以常理測也。如脉經所謂。但道其常而已。兩手無脉。不傷其生。又不妨于胎孕。豈脉經所能盡耶。

震按。人有一手無脉者。頗多。若兩手無脉者。則少。此乃母胎中。或襁褓時。覺到其經隧。致脉不通。原非病也。石山又診一婦。左手無脉。而動于腕臂外。廉陽谿偏歷之分。是即今所謂反關脉耳。汪乃曰。左脉離其部位。其病難以脉知。誠然。反關脉多洪大。且可推動。果不足以審病情。又按丹溪治一婦。久瘧。食少。經閉。兩手無脉。每日與三花神佑丸十餘粒。津咽之。月餘。食進。脉出。又半月。脉愈。又一月。經行。此則因病而無脉。非向來無脉也。

一婦產後。經行不止。或紅或白。或淡。病踰八月。面色黃白。性躁。頭眩。腳軟。醫用參芪補藥。病益加。用止瀉藥不效。汪診之。右脉濡弱無力。左脉畧洪而駛。曰。右脉弱者。非病也。左脉偏盛。遂覺右脉弱耳。宜主左脉。治以涼血。

之劑遂以生地白芍白朮各一錢黃芩阿膠歸身各八分陳皮香附川芎
椿根皮茯苓各六分柴胡甘草各五分煎服二十餘劑而愈。

震按右脉濡弱無力而汪公乃以左脉偏盛為主其取舍異矣且曰右
脉弱非病則經水之或白或淡及面色黃白頭眩脚軟非右脉弱之為
病汪公蓋因曾用參芪而病益加則右脉不足憑當以涼血之劑專主
左脉為治耳。

又治一婦年踰三十無子汪診其脉近和惟尺部洪滑曰子宮有熱血海
不固也其夫曰然每行人道經水即來乃以丹溪大補丸加山茱萸白龍
骨止澁之藥以治其內再以亂髮灰白礬灰黃連五倍子為末以治其隱
處果愈且孕。

立齋治一婦人每交接則出血作痛敷服皆涼血止痛之劑不時出血甚
多此肝傷不能藏血脾傷不能攝血也用補中益氣歸脾二湯而愈外亦
以亂髮青布燒灰敷之。

又一妾證同前。按其脉兩尺沉遲而濇。用補血散寒之劑不愈。偶檢千金方以蛇牀子散綿裹納其中。二次遂愈。

震按以上三案病同而治法各異。可見病以脉為斷也。立齋首案不載脉。然數服皆涼血止痛之劑。不效則舍補無他法矣。此又可以意會也。又一婦人經候過期發熱倦怠。或用四物黃連之類。反兩月一度且少而成塊。又用峻藥通之。兩目如帛所蔽。薛曰脾為諸陰之首。目為血脉之宗。此脾傷五藏皆為失所不能歸于目矣。遂用補中益氣濟生歸脾二湯專主脾胃。年餘尋愈。

震按此案可比人天法眼。若不補脾胃而用血藥涼藥以治。目亡無日矣。

一婦人年四十。勞則足跟熱痛。薛以陰血虛極。急用聖愈湯。而痊。後遍身搔痒。誤服風藥。發熱抽搐。肝脉洪數。此乃肝家血虛火盛而生風。以天竺膽星為丸。用四物。麥冬。五味。芩連。炙草。山梔。柴胡。煎送而愈。

一婦人多怒。經行或數日。或半月方止。三年後淋瀝無期。肌體倦瘦。口乾內熱。盜汗如洗。日晡熱甚。用參、芪、歸、朮、茯、神、遠、志、棗、仁、麥、冬、五、味、丹、皮、龍、眼、炙、草、柴、胡、升、麻。治之獲愈。此證先因怒動肝火。血熱妄行。後乃脾氣下陷。不能攝血歸源。故用前藥。若胃熱亡津液而經不行。宜清胃。若心火亢甚者。宜清心。若服燥藥過多者。宜養血。若病久氣血衰。宜健脾胃。

震按前案治血熱生風。此案治脾虛下陷。迥然不同。但前案易認。此案內熱倦瘦。盜汗口乾。日晡熱甚。已近癆怯病形。幸未咳嗽經停耳。若認為癆怯而用清火。則必死。

立齋曰。一婦性急。每怒非太陽耳。項喉齒胸乳作痛。則胸滿吞酸吐瀉。少食。經行不止。此皆肝火之證。肝自病則外證見。土受尅則內證作。余先以四物加白朮、茯苓、柴胡、炒梔、炒龍膽。清肝養血。次用四君子加柴胡、芍藥、神麴。合左金。以培土制肝。漸愈。惟月經不止。是血分有熱。脾氣尚虛。以逍遙散倍用白朮、茯苓、陳皮。又以補中益氣加酒炒芍藥。兼服而安。

一婦人月經不調，晡熱內熱，飲食少思，肌體消瘦，小便頻數，服濟陰丸，月經不行，四肢浮腫，小便不通，曰：此血分也。朝用椒仁丸，夕用歸脾湯，漸愈。乃以人參丸代椒仁丸，兩月餘將愈。專用歸脾湯五十餘劑而痊。

一癩婦，月經不調，小便短少，或用清熱分利之劑，小便不利，三月餘，身面浮腫，月經不通，曰：此水分也。遂朝用葶藶丸，夕用歸脾湯，漸愈。乃用人參丸間服而愈。已上二證，作脾虛水氣，用分利等藥而沒者，多矣。

震按：立齋治病，善於溫補。若攻伐之藥，非其所長。今此三案，首案是其本色。後二案，全宗陳氏良方治法。其椒仁丸中有羌花、玳青、斑貓、信砒、峻毒之品，竟毅然用之。雖兼佐歸脾湯，而毒藥力猛，甚為擔險。即葶藶人參二丸，亦非輕劑。乃二病皆痊，譬之名將，或攻或守，或奇或正，總操必勝之着，雖履險而如夷也。

一婦人熱作渴，飲食少思，腹內近左，初如雞卵，漸大四寸許，經水三月一至，肢體消瘦，齒頰似瘡，脈洪數而虛，左關尤甚。此肝脾鬱結之證，外貼阿

魏膏。午前用補中益氣湯。午後以加味歸脾湯。兩月許。肝火少退。脾土少健。仍與前湯送下。六味地黃丸。午後又用逍遙散。送歸脾丸。又月餘。日用蘆薈丸。以大阜角青黛蘆薈硃砂麝香各一錢。另以乾蝦蟆用阜角等分燒存性。為末一兩。入前項藥。同為末。蒸餅丸。如麻子大。每日二服。空腹以逍遙散下。日晡以歸脾湯下。喜其謹疾。調理年餘而愈。

震

按古方治癥瘕。有蘆薈丸。用蘆薈黃連胡黃連木香蕪荑青皮各五錢。當歸茯苓陳皮各一兩。五錢。炙草七錢。米糊丸。云治疔瘕肌肉消瘦發熱飲食少思。口乾作渴。齒頰生瘡等證。與此方大同小異。而敘證悉同。濟陰綱目註謂小兒疔積腹脹者宜用。疑與婦人非宜。意其誤收。今觀此案。而後知集書者之不誤收也。

孫東宿治馬二尹媳。每月汛行。子戶旁。輒生一腫毒。脹而不痛。過三五日。以銀簪針破。出白膿。蓋許而消。不必貼膏藥。而生肉。無疤痕。但汛行即發。或上下左右無定所。第不離子戶也。內外科歷治數年不效。且致不孕。因

詢於孫沉思兩日而悟曰。此中焦溼痰隨經水下流。壅於子戶也。經下而痰凝。故化為膿。原非毒。故不痛。用白螺螄殼火煨存性。為君。南星半夏為臣。柴胡甘草為佐。麩糊丸。早晚服之。遂愈。

震按孫公穎悟殊不可及。原非毒。故不痛。亦格致名言。

附一寡婦體弱。每逢月事聲啞。沈堯封曰。肝腎之絡俱上連肺。精血下注。肺中必枯。故啞。用地黃天冬肉蓯蓉歸身等大補精血。病反甚。加細辛五分。通厥少之絡。纔入口。聲即出。後用八味丸調理。經來不啞。

震按今人稱月事為天癸者。謬也。經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又云。男子二八而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若天癸即月事。丈夫有之乎。顧名思義。謂是天一之真水。乃精血之源頭也。蓋男女皆有精。易云。男女媾精。可據。然指天癸為精。亦不妥。天癸為精。不該。又云。精氣溢瀉矣。後賢講受孕之道。有陽精陰血。先至後衝等說。亦謬。夫男女交接。曾見女人有血出耶。交接出血。是病。豈能裹精及為。

精所裹哉。大約兩情歡暢，百脉齊到。天癸與男女之精偕至，斯入任脉而成胎耳。男胎女胎，則由夫婦之天癸。有強弱盈虛之不同也。任脉督脉皆起於前後兩陰交之會陰穴。督總諸陽，任總諸陰。任脉隸足少陰，衝脉隸足陽明。所謂衝為血海，任主胞胎也。經云：前陰總宗筋之所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為之長。陽明水穀之精華，變化成血，以灌輸太衝。太衝脉盛，月事以時下矣。既孕則血聚以養胎，不能輸入太衝，故月事不下。由此辨之，任脉通而天癸至，衝脉盛而月事下，明係兩項矣。

師尼寡婦異治

許學士治一尼，惡風倦怠，乍寒乍熱，面赤心怔忡，或時自汗，是時疫氣大行，醫見其寒熱，作傷寒治之，用大小柴胡湯，雜進數日，病急，許診視告之曰：三部無寒邪脉，但厥陰弦長而上，魚際宜服抑陰等藥，乃以生地二兩，赤芍一兩，柴胡、秦艽、黃芩各五錢，為細末，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烏梅湯吞下，日三服，良愈。

薛立齋治一寡婦因怒致不時寒熱久而不已肝脉弦緊用小柴胡加生地治之而愈但見風寒熱仍作此是脾胃氣虛用加味歸脾補中益氣二湯兼服而止。

一放出宮女年踰三十兩胯作痛肉色不變大小便中作痛如淋登廁尤痛此瘀血漬入隧道為患乃男女失合之證也難治後潰不斂又患瘰癧而歿此婦在內久懷憂鬱及出外為人妾又不如願致生此疾可見瘰癧流注乃七情氣血損傷不可用攻伐皎然矣按精血篇云女人天癸既至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踰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調不調則舊血不出新血誤行或漬而入骨或變而為腫或雖合而難子合多則瀝枯虛人產多則血枯殺人。

江篁南治一貴婦寡居月候不調常患寒熱手足或時麻木且心虛驚悸或心頭覺辣諸治不效診其肝脉弦出左寸口知其鬱而有慾心不遂也乃以烏藥香附二味投之二服諸證俱減。

震按欲男子而不得。則相火內鬱。鬱久必致氣血暗耗。陰陽交爭。自生寒熱。不皆由精血離位。漬入隧道而變寒熱也。故失合之證。成癆者多。非藥可愈。江氏講肝脉弦出寸口。謂肝主疎泄。今肝火不泄。逆而上行。此說卻通。又魏氏云。今人脉上魚際者。十居其五。或左或右。或左右皆然。陰虛火盛之人。類多見之。不可定為鬱病。此說亦是。

崩漏

西園公不知何郡人。曾治一婦人。年六十二歲。患血崩不止。以黃連解毒湯四貼。後服涼膈散。合四物六貼。即愈。此婦因悲哀太過。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熱。氣。在。中。血。走。而。崩。故。效。

震按此即血熱崩漏治法。然悲哀太過。傷肺傷心。致元氣暴虛而崩者。當用人參。如歸脾湯之類。斷不可用涼膈散。須以脉辨之。

王汝言治一婦。患胎漏。忽血崩甚。暈去。服童便而醒。少頃復暈。急服荊芥。隨醒。隨暈。服止血止暈之藥。不效。忽又嘔吐。王以其童便藥汁。滿于胸膈。

也。即以手探吐之。末後吐出飲食及菜碗許。詢之曰。適飯後着惱。少頃遂崩不止。因悟曰。因飽食。胃氣不行。故崩甚。血既大崩。胃氣益虛而不能運化。宜乎崩暈不止。而血藥無效也。急宜調理脾胃。遂用白朮五錢。陳皮麥芽各二錢。煎一服。暈止。再服崩止。遂專理脾胃。藥十數服。胃氣始還。後加血藥服之而安。若不審知食滯而專用血崩血暈之藥。豈不誤哉。

震按此與食中相似。因知見病醫病。不究其來。歷者最誤事也。

歸大化之內。患崩血昏憤。發熱不寐。或謂血熱妄行。投以寒劑。益甚。或謂胎成受傷。投以止血亦不效。乃延立齋診之。曰。此脾虛氣弱。無以統攝血耳。法當補脾而血自止矣。用補中益氣加炮薑。不數劑而效。惟終夜少睡。驚悸。另服八物湯。更不效。復叩諸先生。曰。雜矣。乃與歸脾湯加炮薑以補心脾。遂如初。

震按八物湯亦氣血兼補。而責其雜者。以血藥太多。不專主心脾也。可見用藥須與證恰對。一毫假借不得。

江汝潔治葉廷傑之內十月病眼若合即麻痺甚至不敢睡屢易醫漸成崩疾江診得左手三部舉之畧弦按之畧大而無力右手三部舉按俱大而無力經曰血虛脉大如葱管又曰大而無力為血虛又曰諸弦為飲又曰弦為勞據脉觀證蓋由氣血俱虛以致氣不周運而成麻痺時醫不悟而作火治藥用寒涼過多損傷脾胃陽氣失陷而成崩矣以歲運言之今歲天衝主運風木在泉兩木符合木盛而脾土受虧是以土陷而行秋冬之令以時候言之小雪至大雪之末六十日有奇太陽寒水司令厥陰風木客氣加臨其上水火勝矣經曰甚則勝而不復也其脾大虛安得血不大下乎且脾裹血脾虛則血不歸經而妄下矣法當大補脾經為先次宜補氣祛溼可得漸愈矣以人參三錢黃芪二錢甘草四分防風荆芥白朮各一錢陳皮八分水煎食遠服一劑分作三服不數劑而安

震按脉大而無力乃氣虛之確據何可指定為血虛况麻屬氣虛先哲之成言也氣虛不能攝血則崩參芪在所必用惟左手脉舉之畧弦似

有風邪少加荆防亦是微嫌議論拖沓借司天運氣以張大其說反覺寬泛耳

易思蘭治一婦患崩去血極多用止血藥崩愈甚卧床月餘羸瘦食少面青爪黑氣促痰喘易診之心脉平和肝脉弦大時一結肺脉沉而大且有脾胃脉沉瀦兩尺沉而無力曰此氣鬱證也詢之果因怒而致乃用香附烏藥蘇梗為君撫芎白芷為臣當歸白朮神麩甘草為佐使服藥後頓覺神爽諸證減半舉家欣躍易曰未也明日子時分指甲變桃紅色方可救至期甲色果紅又診之左三部如前肺脉微起脾胃雖沉緩而不瀦兩尺照舊謂其家曰午時血當大崩毋得驚惶以駭病者至期果下紫黑血塊數枚自此遂止或問曰崩血證也人用血藥不效公用氣藥而止者何也易曰崩雖在血其源在氣氣如橐籥血如波瀾血隨氣行欲治其血先調其氣然有調氣而血疾不愈者有不調氣而治血亦愈者又何也蓋所因有不同耳有因血而病氣者有因氣而病血者能以脉證辨之而治法

之先後定矣。如人稟來血虛者，血虛氣必盛，為咳血潮熱咽痛等證。此則以血為主，而用滋陰降火之劑。今此證時值秋令，肺脈宜浮短而反沉大，失其令矣。有云下手脈沉便知是氣大者，火也。氣有餘即是火沉而兼大，是氣鬱而不運也。況肝木至秋脈當微弱，茲反弦大而結，肝脈結者，血積于內也。病因肝家怒火鬱結，血不歸經而妄行，非因氣而病血者乎。故以治氣為先也。曰指甲已黑矣。君斷子時變紅，血已止矣。君斷午時復來，何也。易曰：此正陰陽生長之妙也。蓋血活則紅，血凝則黑。爪甲黑者，血凝而不散也。今用藥以行其氣，至子時一陽初動，氣行則血活，故黑甲變而紅矣。至午時一陰復生，肝乃乙木，乙木生於午，肝氣得令，其邪不能容，故積血於此時盡出，積出則氣運，血行，循環經絡而病已矣。

震按此案議論通暢，大有發明。然開鬱疎氣之藥，一服而瘀血行，新血止，必無其事。不過此病有此理，姑存其說，以示後人，使勿墨守見血治血一法。

孫東宿治潘敬齋媳。經水不調。醫投安胎之劑。越七月。經水忽大行。內有血塊。筋膜如手大者。一二桶。昏冒困憊。其脉右關洪滑。左寸洪數。兩尺皆洪大。病交夜分。咬牙亂語。手心熱。口噤。時手足皆冷。心頭脹悶不快。面色青。諸醫皆謂難治。孫曰。魚恐此濁痰流滯血海。以誤服安胎之劑。益加其滯。血去多。故神魂無依。痰迷心竅。故神昏語亂。其發于夜半者。乃痰熱在心。包絡與膽經。故每至其時而發。為之調氣開痰。安神養血。可生也。即以溫膽湯。如石菖蒲酒。芩天麻棗仁丹參。與服。其夜子丑時。咬牙亂語皆減半。次日仍與前藥。每貼加竹茹五錢。臨睡又與黑虎丹數粒。諸證悉去而愈。

震按此證不用脫血益氣之法。其察脉審證高矣。然此時着眼在昏冒脹悶等證。非血去多而猶不止也。溫膽湯竹茹用至五錢。終係暴病。病根在痰火。誤服補瀆藥以致崩。非久崩不痊者比。若吾邑錢觀察夫人患崩證三年。名醫畢集。靡藥不嘗。迨後用歸脾湯幾數百貼。服參無算。旋愈。旋發。卒致不起。縱遇孫公。亦復何法以治之。

施笠澤治祁君萬之內崩中服地榆續斷等藥不效施診其脉沉而結曰畜血證也病得之天癸至而怒祁曰然因怒經止半月後即患崩證迄今一月矣乃用桃仁大黃行血破瘀或謂失血復下不導其勢耶施曰血隨氣滯蓄積不散壅塞隧道溢而妄行決壅去滯則血自歸經矣不然舍其本而治其末何異下水塞流乎服湯二劑果下瘀血天癸旋至

附

高鼓峯治一產後惡露不盡至六七日鮮血奔注發熱口渴脇痛狂

叫飲食不進用養血及清肝行血藥無一效高診其脉洪大而數乃曰

此惡露未盡留泊血海凡新化之血皆迷失故道不去蓄利瘀則以妄

為常曷以禦之用醋製大黃一兩生地一兩桃仁泥五錢乾漆三錢濃

煎飲之或曰產後大虛藥毋過峻否高曰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虛之

有服後下黑血塊數升諸病如失再用補中益氣調理而痊震按此二

案若合符節要皆實證也實證易治一攻即愈虛證難醫屢補無功經

云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以見能治虛者自無難題矣夫治虛用補通

套之法也。審其臟腑經絡奇經虛在何處，有無寒熱溼風之兼挾。細細分別，尚或效或不效。其效者為能治，不效者仍為不能治也。寒熱溼風，古人皆有成方，而風之一字，今多忽畧。內經云：卒風暴至，則經水波涌而隴起。原與天暑地熱，經水沸溢對待為言。故古人治風入胞門，有一味防風丸，舉卿古拜散等方。若肝風內動，則未之及。肝屬風木，主藏血。因怒因鬱，皆致斯病。須以逍遙散、虎潛丸、烏梅丸、補肝湯，斟酌加減。蓋即肝風動血，又有挾寒挾熱挾痰之分。人參、熟地、阿膠、黃連、地榆、桂附、桃仁、柏子仁、三七、鬱金等，可憑脈證參入。總在臨機權變，不得只以虛目之也。

帶下

吳芟山治一婦人，久患白帶，瘦削無力，倦怠欲睡，腰痠腿痛，飲食無味。面黃，日晡煩熱，小便淋瀝，以歸身、茯苓各一錢，炒芍藥、地骨皮、白朮、川芎、人參各八分，黃芩、鹿角膠各一錢，炙草、熟地、車前子各五分，棗二枚，水煎服。

數服而愈後治數婦皆驗

程明祐治一婦病帶下不止醫投調經劑血愈下復投寒涼藥遂下泄肌肉如削不能言四肢厥逆程診其脉細如絲曰陽氣微而不能營陰法當溫補陽生則陰長而血不下漏遂以人參二兩附子三片濃煎一服手足微溫再服思食繼服八珍四十劑愈

立齋治一婦人頭暈吐痰胸滿氣喘得食稍緩苦于白帶二十餘年矣諸藥不應薛曰此氣虛而有痰飲也飲愈帶始愈遂用六味地黃丸不月而驗

震

按六味地黃豈能治飲就此證宜六君與腎氣丸並用即如首案熟

地僅用五分次案附子僅用三片俱不可解

一婦人吞酸胸滿食少便泄月經不調服清氣化痰丸兩膝漸腫寒熱往來帶下黃白面黃體倦此脾胃虛濕熱下注用補中益氣倍參朮加茯苓半夏炮薑而愈若因怒發熱少食或兩腿赤腫或指縫常濕用六君加柴胡升麻及補中益氣孫東宿治吳太夫人年餘六十久患白帶歷治不效

變為白崩。診得右寸滑左寸短弱兩關濡兩尺皆軟弱。孫曰據脈心腎俱不足而中焦有濕。今白物下多氣血日敗法當燥脾兼補心腎乃製既濟丹。用鹿角霜當歸茯苓各二兩石菖蒲遠志各一兩五錢龍骨白石脂各一兩益智仁五錢山藥糊丸空心服以補心腎。又製斷下丸用頭二蠶砂炒三兩黃荊子炒二兩海螵蛸磨去黑甲樗根白皮各一兩麵糊丸午後服以燥中宮之濕不終劑而愈。

震按今之婦人患帶下者十居八九而帶下之虛證亦十居八九虛證挾肝火挾濕熱者又十居八九若不虛而祇是肝火與濕熱者僅十之一二而已故此門集案雖少其治法大旨已約畧可見。

姪娘諸病

徐文伯從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以善診診之曰此腹有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剖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墮便瀉足太陰隱白穴。

補手陽明合谷穴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果如其言

魏曰可見墮胎之證以脾為主則知安胎之法亦以脾為主震按徐公

之術精矣而奏對尤善蓋宋廢帝荒淫無道若以驗胎致殺孕婦為諫

帝必不從乃云若用刀斧恐其變異則帝方欲其說之不驗而無所文

飾也斯聽其用針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陳斗巖治葉南洲妻經閉五月下白或赤午後發熱咳嗽嘔吐醫以為癆

瘵陳視之曰兩尺脉皆實此必有孕外受風邪搏激故耳飲清和之劑而

安未半年生一子

薛立齋治姙娠三月其經月來三五次但不多飲食精神如故此血盛有

餘兒大能飲自不來矣果然

震按此二條似孕似病近亦最多必須善診方能不惑

一姙娠每至五月肢體倦怠飲食無味先兩足腫漸至遍身後及頭面此

是脾肺氣虛朝用補中益氣夕用六君子加蘇梗而愈

程文彬治孕婦七個月胸膈飽悶氣喘忽吐出一物如小腸寸許舉家驚疑其胎爛程至診得寸口脈洪滑知其氣盛血少胎氣湊上中焦畜有濕熱濕生痰知所吐之物乃痰結聚病名子懸以紫蘇飲加芩連貝母十劑獲全。

震按此二案乃子腫子懸治法之大畧也。

孫東宿治一匠婦懷妊五月而患心痛究其所由起謂夫足由墜樓也始教飲韭菜汁一盞痛止其夫又從鄰醫取藥煎服服後心復痛吐鮮血盈盆胸間沖沖上抵疼不可言孫診之六脈洪大汗出如雨喘息不休其婦樓居低小令亟移居樓下隨與益元散五錢用紫蘇湯調服即熟睡至曉汗斂喘定痛亦止再與固胎飲一貼全安鄰醫私詢曰吐血脈忌洪大加以喘汗危益甚矣且妊婦禁汗禁下禁利小便先生之藥悉犯之而反獲效何哉孫曰醫貴審證此婦之汗以樓居低小當酷暑而熱逼故也汗多血去而胎失養故沖沖上抵喘息不續移樓下以避暑氣益元散為解暑

聖藥。而紫蘇又安胎下氣之妙品。氣下則血歸原而病痊矣。此對證之藥。法出王海藏醫壘元戎四血飲是也。特諸君檢閱不遍。即檢閱亦不知為胎產之治。余不過融會前人之法。用而不謬耳。

震按胎前而用滑石。汗多而用紫蘇。所謂有故無殞。亦無殞也。乃引四血飲以證之。實係附會。因此方惟紫蘇丹參蒲黃滑石四味。遂可假託耳。

一婦姪已七月。夢見亡故祖母。揮拳打背一下。驚醒。即覺胎動不安。血已下。大小便皆急。腰與小腹脹疼者五日。此亦事之奇也。孫診其脉。兩寸俱短弱。此上焦元氣太虛。當驟補之。人參芪朮阿膠各二錢。歸芍條芩杜仲各一錢。砂仁香附各五分。苧根嫩皮三錢。葱白六錢。一劑而血止。兩劑諸證悉除。四劑後。減去苧根葱白。調理旬日。足月而產一女。

東宿曰。張氏婦年二十一。其夫延予診。左寸關短弱。尺滑。右寸亦滑。關濡弱。尺沉微。診畢。問予曰。脉何如。予曰。心神脾志皆大不足。肺經有痰。夫曰。

不然。乃有身也。予曰：左寸短弱如此，安得有孕？夫曰：已七十日矣。予俛思久之，問曰：曾經孕育否？夫曰：已經二次。今乃三也。予問：二產皆足月否？男耶？女也？夫曰：實不敢諱。始產近九個月，手足面目完全，而水火不分，蠻肉一片，生下卽死。次亦九個月，產下亦無啼聲，看時口中無舌，亦旋死。二胎之異，不知何故。望先生細心察之。予方悟二胎之不完者，由心脾二經不足所致也。今左寸右關之脉可見矣。迺為籌思一方，專以補心血為主，令其多服。以百貼為率。棗仁遠志茯神各一錢，白朮二錢，歸芍枸杞各一錢五分，甘草五分，生地八分，艾絮二分，龍眼肉五枚，水煎服。足月而產一子，次年又有身，不以前事為意。至九個月產下，形體俱具，外有脂膜一片，包其面耳目口鼻皆見，但不能去此脂膜。因思上年之子，為藥之力也。

震按兩寸短弱為上焦元氣大虛。左寸短弱為無孕。皆閱歷老到之言。又可見察脉者，必須逐部細診。但此案既云心脾二經不足，何但補心而不補脾耶？

腫喘

喻嘉言治顧李掖室人仲夏時孕已五月偶爾下血醫以人參阿膠勉固其胎又經一月身腫氣脹血逆上奔結聚於會厭胸膈間食飲纔入觸之痛楚轉下甚艱稍急即連粒嘔出全如噎證更醫數手咸以為胎氣上逆脾虛作腫而成膈噎也用人參之補五味之收為治延至白露節計孕期已八月而病勢危極呼吸將絕始邀喻診其脉尺部微濇難推獨肺部洪大無倫其喘聲如曳鋸其手臂青紫腫亮如歐傷色喻駭曰似此凶證何不相商幸余尚有善藥可以通其下閉上壅李掖必求病名喻曰上壅者以肺脉之洪大合於會厭之結塞知其肺當生癰也下閉者以尺脉之微濇合於肉色之青腫知其胎已久壞也善藥者瀉白散加芩桔之苦以開之不用硝黃等厲藥也服二大劑腹即弩痛下白汚如膿者數斗裏朽胎而出胸膈即開連進進粥但寒熱咳嗽未除旬餘白汚既盡忽大腫大喘可畏一以清肺為主竟獲全痊

震按此案從呂滄洲得來滄洲治經歷哈散侍人病喘不得卧衆作肺受風邪治呂診氣口獨盛厥陰弦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乃曰此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逆而上冲非風寒作喘也用催生湯加芎歸煮大劑服之夜半果下一死胎喘即止哈散因告妄誠有孕以室人見疾故藥去之衆所不知也

惡阻

丹溪治一婦孕兩月嘔吐頭眩醫以參朮川芎陳皮茯苓服之愈重脉弦左為甚而且弱此惡阻病必怒氣所激問之果然肝氣既逆又挾胎氣參朮之補大非所宜以茯苓湯下抑青丸二十四粒五服稍安脉畧數口乾苦食則口酸意其膈間滯氣未盡行以川芎陳皮山梔生薑茯苓煎湯下抑青丸十五粒而愈但口酸易飢此肝熱未平以熱湯下抑青丸二十粒至二十日而愈後兩手脉平和而右甚弱其胎必墮此時肝氣既平可用參朮遂以初方參朮等補之預防墮胎以後之虛服一月而胎自墮卻得

平安矣。

震按右脉弱而胎必墮。雖投參朮無功。此必丹溪試驗數次。故確信不

疑。

一婦孕三月吐痰水并飲食。每日寅卯作。作時覺小腹有氣冲上。然後膈滿而吐。面赤微躁。頭眩。卧不能起。肢疼微渴。蓋肝火挾衝脉之火冲上也。一日甚。二日輕。脉和。右手寸高。藥不效者。將二月餘。偶用沉香磨水化抱龍丸。一服膈寬。氣不上冲。二三服吐止。眩減。食進而安。

震

按抱龍丸乃香竈辛散之藥。似非孕婦所宜。竟獲大效者。此婦必多

鬱。或多思。故氣結。而右寸脉高。諸香藥能破鬱開結。則效也。

汪石山治一婦。形質瘦小。面色近紫。產後年餘。經水不通。首夏忽病嘔吐。手指麻痺。攣拳不能伸展。聲音啞小。噦不出聲。醫皆視為風病。危之。汪診脉皆細微近滑。曰。此妊娠惡阻病也。眾謂經水不通。安有妊娠。汪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此乃事之變也。脉雖細微。似近于滑。又尺脉不絕。乃妊娠

也。遂以四君子加二陳治之。諸證俱減。尚畏粥湯。惟食乾糕香燥之物。而有生意。

給事游讓溪夫人病新愈。月餘經事不行。嘔噦眩暈。飲食難進。醫以為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不月。法在不治。江寧南診之。尺脉雖小。按之滑而不絕。此妊而惡阻。非凶候也。六君子加砂仁。數服而安。後產一女。

震按前條係產後經猶未通。此條係病後月事不行。殊難指其為孕。汪公謂事之變。近來卻常有之。尺按不絕。最宜留心。至如惡阻乃常病。千金半夏茯苓湯最佳。二陳加生地芍芎覆花桔梗細辛人參生薑也。有寒者。千金茯苓丸可用。六君加枳實桂心乾薑葛根也。橘皮竹茹湯治胃熱。抑青丸治肝火。法亦備矣。諸法不應則停藥。金匱所謂加吐下者。則絕之也。過八十日自愈。

轉胞

丹溪治一婦。年四旬。孕九月。轉胞。小便閉三日矣。腳腫形瘁。左脉稍和。而

右瀆此必飽食氣傷胎系弱不能自舉而下墜壓膀胱偏在一邊氣急為其所閉所以水竅不能出也當補血養氣血氣一正胎系自舉以參朮歸尾芍藥帶白陳皮炙甘草半夏生薑濃煎四貼任其叫號次早以四貼渣作一服煎頓飲探吐之小便大通皆黑水後遂就此方加大腹皮炒枳殼青葱葉砂仁作二十貼與之以防產前後之虛果得平安產後亦健

一孕婦七月小便不通百醫不得利轉加急脹脉細弱乃氣血虛不能乘載其胎故胎壓膀胱下口所以溺不能出用補藥升起恐遲反加急滿遂令穩婆以香油抹手入產戶托起其胎溺出如注脹急頓解卻以參芪升麻大劑服之或少有急滿再托如前

江云不如將孕婦眠於榻上將榻倒豎起胎自墜轉其溺濺出勝於手托多矣

震按二案皆用補藥則可知利水破氣藥之謬觀前案任其叫號四日方用探吐後學宜藉以壯膽母事紛更自誤

墮胎

丹溪治一婦有胎至三個月左右即墮其脉左大無力重取則濇乃血少也以其妙年只補中氣使血自榮時正初夏濃煎白朮湯調黃芩末一錢服之至三四兩得保全而生

一婦年三十餘或經住或成形未具其胎必墮察其性急多怒色黑氣實此相火太盛不能生氣化胎反食氣傷精故也因令住經第二月用黃芩白朮當歸甘草服至三月盡止藥後生一子

震按前案補氣以生血此案清熱以養氣不過芩朮二味服又甚少竟得保全今恐不能也然今有煎苧麻湯日服間佐以二蠶綿灰或南瓜蒂灰或黃棟頭亦有驗者

一婦經住三月後尺脉或濇或微弱其婦卻無病知是子宮真氣不全故陽不施陰不化精血雖凝終不成形至產血塊或產血胞惟脉洪盛者胞不墮

震按尺脉或濇或微弱與尺脉微滑按之不絕者其是胎非胎從此分別必於指下辨得清方於腹中決得定下案神色甚困難與之藥其尺脉必不滑必按之無根也後石山案兩尺浮弱不任尋按幾與此案脉同竟以大補得保其胎此又事之變者矣

一婦腹漸大如懷子至十月求易產藥察其神色甚困難與之藥不數日生白蟲半桶蓋由婦之元氣太虛精血雖凝不能成胎而為穢腐蘊積之久濕化為熱濕熱生蟲理之所有亦須周十月之氣發動而產終非佳兆其婦不及月死濕熱生蟲譬之溝渠污濁積久不流則諸蟲生于其間矣石山治一婦長瘦色黃白性躁急年三十餘常患墮胎已七八見矣診其脉皆柔軟無力兩尺雖浮而弱不任尋按曰此因墮胎太多氣血耗甚胎無滋養故頻墮譬之水涸而未枯土削而木倒也況三月五月正屬少陽火動之時加以性躁而激發之故墮多在三五七月也宜用大補湯去桂加黃藥黃芩煎服仍用研末蜜丸服之庶可保生服半年胎固而生二子

陳斗巖治一婦有胎四月墮下逾旬腹腫發熱氣喘脉洪盛面赤口臭舌青黑陳診之曰脉洪盛者胎未墮也面赤心火盛而血乾也舌青口臭肝既絕而胎死矣內外皆曰胎墮久矣復診色脉如前以蛇蛻煎湯下平胃散加芒硝歸尾一倍服之須臾腹鳴如雷腰腹陣痛復一死胎墮下病亦愈魏云產後氣喘脉洪法在不治此所以得生者全在逾旬二字若非胎未墮決不能至逾旬

陳仁甫治一婦年近四十稟氣素弱自去其胎五日内漸漸腹脹如鼓至心前吐不能食用補藥不效診六脉微弱但只叫脹死此乃損傷脾氣而作脹雖然當急則治其標也若泥用丹溪方法恐緩不及事矣用桃仁承氣加朴實倍硝黃煎服四分吐去其一至次日早仍不通事急又服琥珀丸三錢至申時大通脹減但體倦四肢無力口不知味發熱再用參芪歸芍朮陳查煎服八劑而安

魏云此用補不效後案用破血益甚宜參看

薛立齋治一妊娠五月服煎紅丸而墮腹中脹痛服破血之劑益甚以手按之益痛薛曰此峻藥重傷脾胃受患用八珍倍人參黃芪半夏乳香沒藥二劑而痛止數劑全愈。

魏云痛以手按之痛不痛分虛實立齋以按之痛甚竟作大虛治非明眼不能然震按此案是正法上案是死證急則治標亦僥倖於萬一。

一婦素怯弱四月生女自乳患疥瘡年餘不愈遂至羸困五月勉強執姑喪禮旬月每欲眩臥一日感氣忽患心脾高腫作痛手不可按而嘔吐不止六脉微細之極醫以為脉雖虛而病形則實誤認諸痛不可補氣乃用青皮香附吳茱萸等藥而愈繼復患瘧且墮胎又投理氣行氣之劑病去元氣轉脫再投參芪補劑不應矣六脉如絛欲絕薛診云皆理氣之劑損真之誤也連投參芪歸朮附子薑桂六劑間用八味丸五日眠食漸甘六脉全復薛云心脾疼痛時即當服此等藥瘧亦不作矣。

震按先前之痛已醫好繼後患瘧半產亦云病去乃追咎先前之不用

溫補。此豈人所能及。余因是言。而追思生平所見。心脾痛證。有屢治屢愈。屢愈屢發。數年之間。發漸頻。以至危殆者。安知不犯薛公所責耶。然屢發者。脉必弦小而堅。或更帶數。必非微細之極。若至如絲欲絕。亦誰不能溫補哉。

江應宿治汪鎬妻。三十五歲。厭產。服打胎藥。下血如崩。旬餘不止。或時鼻衄。諸藥不效。江診得六脉數而微弦。乃厥陽之火。泛逆。投四物換生地。加阿膠炒黑山梔蒲黃。一劑而愈。

江云。內熱而虛。致墮者。居多。蓋孕至三五月上。屬少陽相火。所以易墮。不然。何以黃芩白朮阿膠等。為安胎之聖藥。

孫東宿曰。姪婦戴氏。孕已五月。忽血大下。午後發戰。六脉俱數。左寸滑大。右關搏指。左關軟弱。予以白芍二錢。生地阿膠人參蒲黃各一錢。柴胡香附地榆荆芥各七分。甘草五分。煎服。午後發寒熱。每夜凡三次。頭痛惡心。腹中塊硬。所下血塊甚多。心下怯力。此虛無疑也。以補中益氣加阿膠炮

薑白芍烏梅。下午右眼白珠發一白泡。光腫下垂。而面亦腫。此虛火游行。無制之證。其夜大發寒熱。指爪皆黑。唇白。汗大出。腹中作痛。牽引兩乳。皆痛。仍以補中益氣。加阿膠白芍桂枝五味麥冬。服後熱退。汗止。渴除。神氣少定。乃有生意。次日咳嗽而胎墮。即以獨參湯繼服。其夜腸鳴。瀉二次。以參朮各三錢。炙甘草一錢五分。炮薑一錢。桂心茯苓各五分。陳皮七分。蓮子大棗煎服。後因咳嗽。以四君加炮薑五味紫苑。調理而愈。

震按胎甫墮而即進獨參湯。一見瀉即用參朮。至三錢。蓋緣未墮之前。已是虛證。雖新墮之後。何妨驟補。若庸流必主停參。且與消痰矣。

張路玉治一婦。懷孕六月。因喪子。悲哭動胎。醫用芩朮安胎藥二服。不應。改用枳殼香附紫蘇砂仁理氣。一服胎遂上逼。心下脹悶。喘急。口鼻出血。第三日薄暮診之。其脉急疾。如狂風驟雨。十餘至。則不至。頃之復至。如前。因諭之曰。此孕本非好胎。安之無益。不若去之。以存母命。因思此胎必感震氣所結。震屬木。惟金可制。令以鐵斧烈火燒紅。醋淬。乘熱調芒硝末。一

兩灌之。夜半果下異胎。下後脉息微和。神思恍惚。所去惡露甚多。又與安神調血之劑。數服而安。

許裕卿治邵涵貞內子。孕十七月不產。不敢執意。憑脉問諸情況。果孕非病。但云孕五月以後不動。心竊訝之。為主丹參一味。今日服七錢。兩旬餘胎下。已死而枯。其胎之死。料在五月不動時。經十三月在腹。不腐而枯。如菓實在樹。敗則必腐。然亦有不腐者。則枯胎之理可推也。張石頑曰。余昔治馬雲生婦。孕十三月不產。脉來微結。為處十全大補湯。服至二十餘劑。而下枯胎色白。所治雖異。而胎枯則一也。

震按異胎如夜叉胎及蝌蚪蜥蜴之類。古書多有。若枯胎則向來未說。草廬在樹。其喻極是。曾閱後漢書載竇武之母。產武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死。蛇亦來至柩前。盤繞俯仰。涕血皆流。因想未產時。其胎之異。若何。恐非望聞問切所能知也。又醫林史傳載潘環治二婦。一孕二歲。一孕十四月。診之曰。非孕也。疾也。作劑飲之。孕二歲者下肉塊百餘。孕

十四月者下大蛇。二婦俱得活。此可謂善診者矣。

難產

龐安常治一婦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治不效。龐視之。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為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莫知所以。龐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能復脫。故非符藥所能為。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針其虎口。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針痕存焉。

一婦累日產不下。服催生藥不效。龐曰。此必坐草太早。心下懷懼。氣結而不行。非不順也。素問云。恐則氣下。蓋恐則精神怯。怯則上焦閉。閉則氣逆。逆則下焦脹。氣乃不行矣。以紫蘇飲一服。便產。如婦人六七月子懸者。用此亦往往有效。

震按蘇文忠公有與龐公尺牘。講楊子雲太元經罔真蒙首冥之義。而云安常博極羣書。善窮物理。當為僕思之。其推重如此。觀此二案。益信

名不虛傳

丹溪曰世之難產者往往見于鬱悶安佚之人富貴奉養之家若貧賤辛苦者無有也方書只有瘦胎飲一論而其方為湖陽公主作也實非極至之言何者見用此方其難自若子族妹苦于難產後遇孕則觸而去之予甚憫焉視其形肥而勤于女工構思旬日悟曰此正與湖陽公主相反彼奉養之人其氣必實耗其氣使和平故易產今形肥知其氣虛久坐知其不運而其氣愈弱且久坐則胞胎亦隨母氣不運當補其母之氣則兒健而易產令其有孕至五六個月以紫蘇飲加補氣藥與十數貼因得男而甚快後遂以此方隨人之形色性稟參以時令加減與之無不應者因名其方曰大達生散

震按讀古人書而能反其道以合乎理固非高明之士不能蓋自達生散出而後世之孕育者母子安全無算丹溪之造福宏矣

石山治一婦常患橫生逆產七八胎矣子皆不育汪診脉皆細濡頰弦曰

此氣血兩虛兼熱也。或曰：氣血有餘，方成妊娠，氣血既虧，安能胎耶？汪曰：觀其形長瘦而脈細濡，屬于氣血兩虛；色青脈弦，屬于肝火時熾而兩尺浮滑，似血虛為輕而氣虛為重也。宜以補陰丸除陳皮，倍加香附、參、芪、蜜丸服之，常令接續踰年，臨產果順而育一子。

案按保胎易產之道，此為正理。蓋母虛則無力，兒在腹中不能運轉，其身以致橫生倒產。若臨月多服人參，母氣既旺，其產自順，乃屢試屢驗者。

陳良甫治一婦，有孕七箇月，遠歸，忽然胎上沖心而痛，坐臥不安，兩醫治之不效，遂言胎已死矣。已用葶麻子研爛加麝香調貼臍中，以下之，甚危急。陳診視兩尺脈絕，他脈平和。陳問醫作何證治之，答曰：死胎也。陳曰：何以知之？曰：兩尺脈沉絕。陳曰：誤矣。此子懸也。若是胎死，卻有辨處。面赤舌青，子死；母活，面青舌赤，母死；子活，唇口俱青，母子俱死。今面不赤，舌不青，其子未死，是胎上迫心，宜紫蘇飲治之。至十貼而胎乃近下矣。

震
按兩尺脉絕易認作子死腹中若非陳氏辦法寧不誤殺兩命

滑伯仁治一婦人產難七日而不乳且食甚少伯仁視之乃以涼粥一盃
搗碎楓葉煎湯調啖之旋乳或詰其理滑曰此婦食甚少未有無穀氣而
能生者夫楓葉先生先落後生後落故以作湯飲也

吳芟山治一婦產難三日不下服破血行經之藥俱罔效吳製一方以車
前為君冬葵子為臣白芷枳殼為佐使已服午產眾醫異之吳曰本草謂
催生以此為君毛詩採芣苢以防難產

魏云車前以鮮者為妙

劉復真遇府判女產不利已死劉以紅花濃煎扶女于凳上以綿帛蘸湯
過之連以澆帛上以器盛水又煖又淋久而甦醒遂生男子蓋遇嚴冬血
冷凝滯不行溫則產見亦神矣

一醫宿客店值店婦數日不產下體已冷無藥甚窘以椒橙葉茱萸等煎
湯可下手則和臍腹人門處皆淋洗之氣溫血行遂產

震按催生之方甚多。或效或不效。總無定局。要在用得恰好。如此數則。聊示機括。若能學後案孫公之思路。方是巨靈神開山手也。

一婦人分娩最易。至四十。妊娠下血甚多。產門不開。與加味芎歸湯一劑。又用無憂散。酌許一劑。煎熟時飲之。以助其血而產。

孫東宿曰。姪元素內人。季夏難產。叩其狀曰。產已及戶。不能下。用力則胸膈間有物上衝。痛不可忍。予思少頃曰。此必雙胎。胞已分。而一上一下也。及戶者。在下欲產在上者。以用力而上。衝惟上衝胸膈。故痛也。勢亦險矣。奈產科諸書。俱未論及何法。以處因詳思其治法。必安上而下。始用力。產也。即取益元散一兩。以紫蘇湯送下。取紫蘇安胎下氣。滑石滑以利竅。亦催生之良品也。飲藥入腹。而胸膈痛止。不逾時。產二女。母亦無恙。

胎肖胎忌

礬昌高入舍家。軒墀間畜龜數年。生育至百餘。其家產子四五人。皆龜胸。偃僕。蓋孕婦感其氣所致。

至正未越有夫婦二人於大善寺金剛神側縛葦而居其婦產一子首兩肉角鼻孔昂縮類所謂夜叉形蓋產婦依止土偶便稟得此形古人胎教不可不謹。

產後諸證

胞衣不下

立齋曰家人婦胎衣不落腹胸脹痛手不敢近此瘀血為患用熱酒下失笑散一劑惡露胎衣並下。

一產婦胎衣不出腹中脹痛手按之痛稍緩此是氣虛而不能送出用無憂散而下。

震按胞衣不下因敗血入胞者居多立齋又有一案用黑豆二合炒透鐵秤鎚一個燒紅同以酒淬之將酒化下益母丹二丸胞衣從血而出又方芒硝三錢童便沖服立下或以牛膝二兩芒硝三錢煎沖童便飲及閱慎齋全書載一婦胞衣不下用人參湯送下砂仁末錢許一日二

三次三四日胞衣爛出其婦無恙奇矣然不知脉證之何如也繼之者有黎姓一案亦錄於左以助參酌

一婦半產胎衣不下連服行血催衣之藥四劑點血不行胸痛督亂黎西野視之曰此脾失職也先與黃芪一兩當歸一兩下咽而督亂頓減隨用大劑參芪朮歸芍苓甘草等藥一服而惡露漸至眾皆驚曰惡露不下胞衣不下女科書中並無參芪之方君獨以補奏功其義何居黎曰君等憂其血不下吾正憂血下不止故相反耳蓋此病本氣血大虧而致半產脾失統血之職水湮土崩衝決將至故生督亂不為之修築而反加穿鑿是虛虛也烏乎可曰今從子法遂得免乎曰不能也穿鑿過當所決之水已離故道狂瀾壅積勢無所歸故必崩急服吾藥第可固其隄岸使不致蕩沒耳至第三日診尺內動甚曰今夜子以前必崩矣用補中益氣湯加參芪各二兩屬以血至即服至黃昏果發如其言得無恙次用調補脾腎之藥而愈

震 按惡露不下。用參附朮歸等藥而下者。生平經手頗多。然必脉象細軟。口不燥渴。內不煩熱。用之方效。此案不載脉象。只云脾失其職。亦屬糊塗。但半產者多係體虛而胎墮。且連服行血催衣之藥。四劑。寧不反其道以治之耶。

血暈

奉化陸巖治新昌徐氏婦。病產後暴死。但胸膈微熱。陸診之曰。此血悶也。用紅花數十觔。以大鍋煮之。候湯沸。以木桶盛湯。將病者寢其上。熏之。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醒。此法與許允宗治王太后之意同。立齋治一婦。產後小腹作痛。忽牙關緊急。灌以失笑散。良久而甦。又用四物加炮薑白朮陳皮而愈。

震 按血暈皆因惡血衝心。當於綱目中選取驗過之方。如上二條。乃正治法。而丹溪治一婦。面白形長。心鬱。半夜生產。侵晨暈厥。急灸氣海十。五壯。而甦。後以參朮等藥。服兩月而安。此陽虛也。乃變法也。

一產婦因產飲酒惡露甚多患血暈口出酒氣此血得酒熱而妄行虛而作暈也以佛手散加乾葛二錢一劑而痊。

立齋云產後飲酒能致暈產室人眾喧嚷氣熱亦能致暈。

腹痛

立齋治一產婦腹痛發熱氣口脉大薛以為飲食停滯不信乃破血補虛反發熱頭痛嘔吐涎沫又用降火化痰理氣四肢逆冷泄瀉下墜始悔問曰何也薛曰此脾胃虛之變證也法當溫補遂用六君子加炮薑二錢肉桂木香各一錢四劑諸證悉退再用補中益氣之劑元氣遂復。

震按氣口脉大故認停食後以誤藥而變四肢逆冷泄瀉下墜誠變為虛寒證矣但不知脉象若何若脉亦變為細軟則溫補得效設脉仍大則非所宜或大而軟猶可用溫補以望其斂小倘脉大且數按之有力其死可必溫補無益也。

一婦產後腹痛後重下痢無度形體倦怠飲食不甘懷抱久鬱患齒唇寐

而盜汗如雨。竟夜不敢寐。神思消燂。薛曰。氣血虛而有熱。用當歸六黃湯。內黃芩。連柏炒黑。一劑汗頓止。再劑全止。乃用歸脾湯。八珍散。兼服元氣。漸復而愈。

震按此證不難於用歸脾八珍。而難於用當歸六黃。恨不載脉。然留此案。以見古人有是病即用是藥。勿拘定產後必當大補也。但苦寒之藥。中病即止耳。

一產婦小腹作痛。有塊。脉扎而濇。以四物加延胡。紅花。桃仁。牛膝。木香。治之而愈。

一產婦小腹痛甚。牙關緊急。此瘀血內停。灌以失笑散。下血而甦。又用四物加炮薑。白朮。陳皮而愈。

震按此二案。乃惡露作痛之正法也。

一產婦小腹作痛。服行氣破血之藥。不效。其脉洪數。此瘀血內潰。為膿也。以瓜子仁湯。二劑痛止。更以太乙膏下膿而愈。產後多有此病。縱非癰患。

用之亦效。

一產婦小腹疼痛小便不利用薏苡仁湯二劑痛止更以四物加桃仁紅
花下瘀血而愈大抵此證皆因榮衛不調或瘀血停滯所致若脉洪數已
有膿脉但數微有膿脉遲緊乃瘀血下之即愈若腹脹大轉側作水聲或
膿從臍出或從大便出宜用蠟礬丸太乙膏及托裏藥。

一婦人寒月中產後腹大痛覺有塊百方不治一人教以羊肉四兩熟地
黃二兩生薑一兩水煎服之二三次愈。

震按澹漪子曰覺有塊想是寒氣乘虛而聚非真實證也。不然何以羊
肉熟地能愈哉。此說可謂善於讀書。至其所引衍義云。一婦人產當寒
月寒氣入產門臍下脹痛手不得犯。此寒疝也。醫欲治之以抵當湯。謂
其有瘀血耳。予教之曰。非其治也。可服仲景羊肉湯。少減作二服。愈。方
即元方多川芎以酒水同煎。或加葱鹽較之用熟地者。畧為辛溫。然總
治虛寒腹痛也。設於寒月血因寒凝結瘀疔痛。又當用琥珀丸香桂散。

及薑桂吳茱桃仁蓬朮五靈脂等藥。非仲景方均能見效也。且善悟者更當反是以觀焉。寒之反為熱。如金匱下瘀血湯河間玉燭散等方。又一例也。畏其峻者。回生丹亦妙。葉案謂取乎醋煮大黃一味。約入病所不碍。無病之所。斯真妙解。想先生或從奪命丹用醋水同煎法悟入耶。

腰痛

一產婦腰痛腹脹善噫。諸藥皆嘔。立齋以為脾虛血弱。用白朮一味炒黃。每劑一兩。米泔煎。時飲匙許。四劑後漸安。百餘劑而愈。

震

按腰痛而用白朮。以所兼之證為腹脹善噫。諸藥皆嘔。則補腎不若補脾矣。時飲匙許。慮其嘔耳。每劑一兩。用至百劑。惟見得到。斯守得定。葉案每用米泔煎藥。本於此。他如失血過多腰痛者。用歸芪湯十全大補湯。瘀血腰痛者。桃仁湯。五香連翹湯。風濕腰痛者。五積散。寄生防風湯。

頭痛

郭茂恂嫂金華君產七日不食始言頭痛頭痛已又心痛作既而目睛痛如割如刺更作更止相去無瞬息間每頭痛甚欲取大石壓良久漸定心痛作則以十指抓臂血流滿掌痛定目復痛又以兩手自剜取之如是十日不已衆醫無計進黑龍丹半粒疾少間中夜再服乃瞑目寢如平時至清晨下一行約三升許如蝗蟲子三夜減半已刻又行如前則頓愈矣武叔卿曰此蟲咬痛不如用殺蟲藥更神效震按此證情形定當作瘰血治亦有因痰而痛者不如是之劇因蟲則自此案始

中風

立齋治一產後中風口眼喎斜四肢逆冷自汗泄瀉腸鳴腹痛用六君子加薑附各五錢不應以參附各一兩始應良久不服仍腸鳴腹痛復灸關元穴百餘壯及服十全大補方效

震按此種治法惟薛公能之若今人用參附至四五錢不應惟束手待斃耳但不載脉象若何想諸虛寒證畢現其脉之大小遲數不足計耶

瘕

夷堅志曰杜士治郝質子婦產四日瘕瘕戴眼弓背反張壬以為瘕病與大豆紫湯獨活湯而愈政和間予妻房分娩猶在蓐中忽作此證頭足反接相去幾二尺家人驚駭以數婢強拘之不直適記所云而藥囊有獨活乃急為之召醫未至連進三劑遂能直醫至即愈矣更不須用大豆紫湯古人處方神驗屢矣。

一產婦牙關緊急腰背反張四肢抽搐兩目連劄立齋以為去血過多元氣虧損陰火熾盛用十全大補加炮薑一劑而甦又數劑而安。

魏云立齋治瘕瘕以大溫補前條治風想瘕瘕有微甚之不同耳震按不必分微甚但須審地方及時令若薛案明云去血過多必無用獨活之理矣。

瘕瘕

丹溪治一產婦年三十餘正月間新產十餘日左腳左手發搐氣喘不眠

面起黑色口臭脉浮弦而沉澹石為甚意其受濕詢之產前三月時常喜羹湯茶水以黃芪荆芥木香滑石蒼白朮枳榔陳皮川芎甘草芍藥四服後加桃仁又四服而澆澆有聲大下水晶塊大小如雞子黃與蚪蚪者數十枚而愈乃去荆芥枳榔滑石加當歸茯苓調理其血四十貼而安。

震按左腳左手發搐似肝經血燥生風氣喘不眠面起黑色口臭似瘵血入肺死證脉象浮弦易辨沉澹難辨身臨其局傍徨無措者多矣非丹溪豈能認為濕而用此等藥乎若下條薛案稍有牆壁可循耳

一婦人發瘧遺尿自汗面赤或時面青飲食如故肝脉弦緊立齋曰此肝經血燥風熱瘵瘵也肝主小便肝色青入心則赤法當滋陰血清肝火遂用加味逍遙散不數劑諸證悉退。

孫東宿治潘大司馬媳年二十五體素弱語言端謹因難產傷力繼以生女拂意後又女死悲戚即時暈厥醒而神思昧昧手足瘵瘵不可診脉目上視細詢之自女落地惡露絕無有女醫時與人參乾嚼及獨參湯并粥

亂進參與粥皆壅塞高上下下以故神昏瘧瘵不已也孫教以手於喉中探而吐之喜其隨手吐出痰飲粥藥益益瘧瘵方定乃與川芎山查澤蘭葉陳皮半夏茯苓香附進之稍得睡不虞女醫又私與補藥二貼子丑時陡然狂亂如降神之狀漢聲官詰問答如流其聲壯厲迥異平時其家咸謂神附禳禱百般孫曰此惡露不盡乃畜血如見鬼之證非真有神佛相附也以歸尾四錢川芎一錢五分澤蘭葉益母草滑石等煎沖熱童便連飲二貼狂亂少定而未除意其胸中必有餘痰作滯前方中無佐使之品故藥力不行也大加山查為引惡露稍行神思即靜嗣後稍睡少時手足微動或自以手掌其面或自以手槌其胸昏亂不息診其脉近虛早間面紅而光申酉時面色白此血行火退故脉虛而當補矣與人參川芎澤蘭葉各一錢當歸山查各二錢茯苓陳皮各八分捲荷葉一片煎沖琥珀末五分服後噉氣二聲孫喜曰此清陽升而濁陰降矣自茲安靜惡露行大便通而索粥飲矣

震按此案前半段治法不難。蓋得其參粥雜進之病情。自有消痰及消痰食之方藥。但探吐法尤捷耳。畜血如見鬼。知者亦多。難於後半段惡露稍行。神思即靜。畧睡片時。昏亂不息。仍是畜血形狀。乃於輕劑消痰之中。復用人參。並不以前曾誤用。而畏蹈故轍。此為高手。其講脉與面色。極是。但產後謔語昏狂。有純因於痰者。又不可不知。

厥冷

易思蘭治瑞州一婦。產後半月餘。胃中有清水。作逆而吐。以為胃寒煎薑椒湯飲之。初覺相宜。至三五日。清水愈多。口氣漸冷。四肢發逆。腹中冷氣難堪。有時戰慄。以四物湯加人參炮薑。初服少安。久則不應。易診之。六脉俱無。以三指按至尺後。脉來實數有力。左右皆同。發言壯厲。一氣可說四五句。唇焦頰赤。大便五六日一次。小便赤少。此實熱症也。詢之。其俗產後食胡椒炒雞為補。此婦日食三次。半月後遂得疾。畜熱明矣。其口冷吐水發厥者。熱極似水耳。戰慄者。熱入血室。熱盛生風也。用三黃湯連投之。六

脉俱現清水漸減薑椒湯不欲食矣服四日口中熱氣上升口舌發黃小粟瘡大便八日不通以四苓合涼膈散空心一服至午不動又以甘草煎湯調元明粉五錢熱服一時許服中微鳴吐出酸水一二碗大便連去二次仍以四苓散三黃山梔枳殼調理一月全愈大凡診脉遇極大極微者最宜斟酌如極大而無力須防陽氣浮散于外如極微之脉久久尋而得之於指稍稍加力按之至骨愈堅牢者不可認作虛寒今此證六部皆無脉尺後則實數有力所謂伏匿脉也陽匿于下亢之極矣豈可泥於產後禁用寒涼者

震按易公之案甚多此為第一觀其發明脉理可謂仙傳秘訣

一婦人產後日食茶粥二十餘碗一月後遍身有冰冷數塊若以指按冷處即冷從指下上應至心如是者二年諸治不效以八物湯去地黃加橘紅入薑汁竹瀝一酒鍾十服乃温

震按此是痰飲流注肌肉原非奇病但按之而使不病者冷應於心則

奇矣。蓋其人氣血已虛，痰飲留伏之處，營衛所不到，此數塊即係死肉。治病之藥，全仗薑汁竹瀝各一杯，然非八物，何以助營衛之流行。去地黃惡其滯，加橘紅取其通也。似宜再加南星白芥子等藥。

發熱

謔語

昏瞽

滑伯仁治一產婦惡露不行，臍腹痛，頭疼，身寒熱，衆皆以為感寒，溫以薑附，益大熱，手足搐搦，語謔目竄，診其脉弦而洪，數面赤，目閉，語喃喃不可辨，舌黑如焰，燥無津潤，胸腹按之不勝手，蓋燥劑搏其血內熱，而風生血畜而為痛也。曰：此產後熱入血室，因而生風，即先為清熱降火，治風涼血，兩服頗爽，繼以琥珀牛黃等，稍解人事，更以張從政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服惡露大下如初，時產已十日矣，於是諸證悉平。

魏云：投薑附後始搐搦，由燥劑搏血而風生，故此等案宜細心熟玩，若是虛寒，手足豈不厥冷，況證有舌黑，腹不勝按，在三四日者耶？又沉面赤，洪數之脉耶？

一婦產後時發昏瞶身熱汗多眩暈口渴或時頭痛惡心醫用四物涼血之劑病不減復用小柴胡病益甚汪診之脉皆浮洪搏指汪曰產後而得是脉又且汗多而脉不為汗衰法在不治所幸者氣不喘不作泄耳其脉如是恐為涼藥所激也用人參三錢黃芪二錢甘草當歸各七分白朮麥冬各一錢乾薑陳皮黃芩各五分煎服五劑脉斂而病漸安

震按浮洪搏指之脉產後所大忌合以身熱口渴時發昏瞶頭痛惡心幾與傷寒證相似用小柴胡湯未為大謬以方中原有人參也但汗多眩暈柴胡不宜汪公之論明白切當非大劑人參豈能挽回至云其脉如是恐為涼藥所激後學安知有此道理服五劑而脉斂言更驗矣

王僉憲公宜人產後因沐浴發熱嘔惡渴欲飲冷水瓜果謔語若狂飲食不進體素豐厚不受補醫用清涼熱增劇石山診之六脉浮大洪數曰產後暴損氣血孤陽外浮內真寒而外假熱宜大補氣血與八珍湯加炮薑八分熱減大半病人自知素不宜參芪不肯再服過一日復大熱如火復

與前劑潛加參芪炮薑連進二三服熱退身涼而愈

震按病由沐浴而發熱嘔惡渴欲飲冷狂譫不食人必以傷寒視之及用清涼而熱增劇茫無把握矣况脉洪數用滋陰易用參薑難也乃投八珍熱減大半停參芪一日復大熱如火則病宜溫補不宜涼散始得顯然耳

孫東宿治武進邑宰孫康字媳年十六初產女艱苦二日偶感風邪繼食麵餅時師不察竟以參朮投之即大熱譫語口渴汗出如洗氣喘泄瀉瀉皆黃水無糞一日夜不計遍數小水短少飲食不進證甚危惡時當暑月女科見熱不除用芩連等藥證益甚乃重用參朮肉果乾薑等止瀉瀉不減熱反劇喘汗轉加譫語不報醫悉辭去孫往診之六脉亂而無緒七八至獨右關堅硬踣踞久之因思暑月汗出乃常事但風邪麩食瘀血皆未消鎔補劑太驟書云畜血如見鬼治當消其瘀食解其暑氣猶可圖生勿遽棄也乃用益元散六錢解暑清熱為君仲景云渴而小便不利者當先

利其小便。沉水瀉。猶當用之。為君也。以查肉三錢為臣。紅麴、澤蘭、葉各一錢五分。消痰血。安魂。為佐。香附、橘紅、半夏、茯苓。以統理脾氣。為使。京三稜五分。消前參朮。決其壅滯。為先鋒。水煎服。後即稍睡。計兩日。連進四劑。熱減。瀉止。惡露畧行。脉始有緒。前方去三稜、紅麴。加扁豆。而熱全退。便亦實。改用四君子湯。加益元散、青蒿、香附、扁豆、白芍。調理而平。

震按前二案虛證似實。此案實證似虛。病之能惑人也如此。但用苓連而證益甚。用參朮兼溫藥而更加劇。亦將束手無策。孫公之得間處。在右關獨堅硬。信乎善治病者必善辨脉也。若粗工見其證極沉重。脉又七八至。亂而無緒。不遑細辨。此女何由得生。今從辨脉得病情。用藥自游刃有餘。而藥之得力處。又在京三稜五分也。

別駕沈石山夫人產三日而腹不寬暢。一女科為下之。大瀉五六次。遂發熱惡心。又用溫膽湯止吐。小柴胡退熱。服四日吐與熱不止。粒米不進。又用八珍湯加童便。服後昏憤。耳聾眼合。口渴腸鳴。眼胞及手足背皆虛浮。

因逆孫診六脉皆數時五月初二日也東宿曰脉書云數脉所主其邪為熱其正為虛以十全大補湯加炮薑進之夜半稍清爽進粥一盃始開目言語次日以多言語復昏昧又以參朮各三錢炮薑茯苓陳皮各一錢甘草五分煎服體微汗遍身痲痺熱退而神爽下午藥不接且動怒昏昧復如前六脉散亂無倫狀如解索痲痺沒而虛極矣亟以參朮各五錢炙草炮薑附子各一錢連進二貼是夜熟寢唯呼吸之息尚促初六日脉又數下午發熱不退環跳穴邊發一毒如碗大紅腫微痛前醫者遂歸咎薑附擬用寒涼解毒藥孫曰此乃胃中虛火遊行無制大虛之證非毒也內經云壯者氣行則愈怯者着而成病惟大補庶可萬全用寒涼速其死矣乃煎附子理中湯進之日夕兩貼參朮皆用七錢服後痲痺復出毒散無踪熱亦退矣再以參苓白朮散調理而全安皆由產後誤下致變百出可不畏哉

震按八珍與十全大補相去不遠乃一則服之而加重一則服之而遽

輕其義何居。蓋得力在肉桂及加炮薑也。而敢於用薑桂。由於數脈之義參得透耳。其邪為熱。其正為虛。二語與景岳恰合。英雄所見畧同也。今人一見數脈。只知為熱。斷不敢用薑附桂。夭枉者多矣。但溫補既投。亦須數脈漸退。仲景云。數脈不時。則生惡瘡。故後有發毒之變。孫公能認定為虛。故終以大劑溫補收功。較之胸無主見。隨境游移者。自是仙凡迥別。

程石洲乃眷。因產難子。死憂悶。小腹有塊。作痛。下午發熱。不思飲食。東宿診之。脈右大於左者三倍。且數。與芎歸湯加山查澤蘭肉桂。次日下午。腰腹脹痛。詰之。晌午食圓眼一觔矣。從此小腹漸脹。大便三日未行。早晨鼻衄。夜間極熱。口渴。脈大無緒。勢甚危急。用芎歸紅花桃仁青皮枳榔莪朮山查水煎調元明粉二錢。服後下結糞二枚。安而就寢。醒後進粥稍多。又復脹痛。腹大如斗。堅如石。氣促不安。勢危之至。乃與五靈脂山查各四錢。凌霄花二錢。赤芍一錢。服後大便通。腹軟。氣定。始可進粥。漸有生氣。但脈

仍鼓指。此腹中積滯尚多。不可不因其時而驅去也。用山查大黃各三錢。桃仁二錢。桂心紅花各五分。炙甘草七分。煎沖元明粉一錢五分。其夜下黑糞四次。熱始退。上腹雖消。臍下仍大。仍以桃仁承氣加山查滑石紅花煎飲之。五更大便行。臍腹脹又減。後與積塊丸調理全消。是役也。女科於初起發熱腹痛之時。即以常套十全大補湯投之。詎知圓眼肉入腹。漸漸脹開。故腹亦因之大脹。且其味甘。尤能作滯。復加地黃參朮。寧不塞其塞哉。由是而成大堅之證。內經謂中滿者瀉之於內。良以此夫。彼亦泥乎丹溪產後須大補氣血之誤也。

震按此案與前案截然不同。數脉大脉均為產後所忌。而彼用溫補此用攻消。俱獲全安。自非名手不能觀。石山論浮洪搏指之脉曰。恐為涼藥所激。此則認為積滯尚多。可見臨證者全在圓通活變。斷無一定之法可守也。

馬元儀治蘇州藩司王管家之妻。產後一月。神氣昏倦。胸滿中痛。咳嗽喘

促發熱服藥反漸加重勢將治木馬診之兩手脉沉瀋兼結馬曰此證胎前已有伏邪產後氣血既虛邪益內結法宜表裏兩和使邪從外達氣從內泄病自愈矣用桂枝柴胡蘇梗枳殼半麩龍子杏仁廣皮透邪達滯之劑服後病勢偏安脉亦稍舒前醫尚以氣血兩虛遽投參地歸芍斂滯之品遂致徹夜靡寧如喪神守不知邪結於中反行補法如欲盜之出而反閉其門也急改透邪散結法用桂枝炮薑黃連枳實厚朴廣皮等一劑而胸滿中痛之證釋復用瓜薑實柴胡桂枝半夏枳實杏仁蘇子桔梗等再劑而表熱喘嗽之證平但大便不行此久病傷津液腸胃失養之所致也加生首烏一兩大便得解餘邪盡去然正氣大虧繼進滋補氣血之劑而安益病有虛邪內結而正氣積虧者當補正以托邪而不知者反治邪而傷正有正氣未傷而邪勢方張者當去邪以安正而不知者反用補以滯邪虛實莫辨多致冤沉無訴而尚不覺也豈不謬哉

震按產後病因果係外邪者定當祛邪不可泥於丹溪之說曾見胎前

受暑濕致痢。痢未幾而產。產後仍痢。腹痛胸滿。後重口渴。脉數大者。竟用芩連栝朴滑石木香。甚則加大黃。殊效。與此案治法。病異而理同也。

寒熱

吳芟山治一少婦。初產四日。食冷物。覺身分不快。嘔逆。飲食少。思心腹滿。悶時或腹脇刺痛。晨惡寒。晚潮熱。夜則恍惚。謔語。晝則抽搐。頗類風狀。變異多端。諸醫莫測。或作虛風。或云血凝實熱。用甘溫行血。以寒涼退熱。如此半月不效。吳至見醫滿座。亦踟躕。診其脉弦而緊。遂令按之。小腹急痛。知瘀血未盡也。思患者大勢惡露已下。未必還有餘血。偶因寒涼所傷。瘀血停滯下焦。日久客于經絡。所以變生諸證。須得大調經散。倍入琥珀。化諸惡血。成水。其患方愈。遂合前藥服之。五日後行惡水斗許。臭不可近。患人覺倦。病勢漸減。然後以人參養榮湯數十貼。月餘如初。

一婦產後惡露未盡。因起抹身。寒氣客于經絡。乍寒乍熱。脉緊而弦。以葱白散二貼而安。

立齋治一產婦惡寒發熱欲以八珍加炮薑治之其家知醫以為風寒用小柴胡湯薛曰寒熱不時乃氣血虛不信仍服一劑汗出不止謔語不絕煩熱作渴肢體抽搐薛用十全大補二劑益甚脉洪大重按如無仍以前湯加附子數劑稍緩再服而安

震按前二案以脉弦而緊知為瘀血此案以脉洪大重按如無知為氣血兩虛是真臨證指南也但首案必須大調經散次案必須葱白散決非通套行血消瘀所能治此案必須桂附亦非平補氣血所能治

驚

樂元忠妻產後病驚身飄飄如在浮雲中舉目則旋轉持身不定四肢痿軟皆以安神補虛治之前證轉甚戴元禮獨曰左脉芤且澁神色不變是因驚致心胞絡積血耳乃下血如漆者一斗遂愈古人云大實似羸者此也

震按此證必共認為虛矣苟不辨其左脉之芤澁豈能測其心胞之積

血耶人只知驚是病不知因驚而又致病則治驚無益也可舉此案以例其餘

潮熱

吐衄血

汪石山治一婦產後未經滿月怒氣血流如水三日方止隨又勞苦四肢無力睡而汗出日晡潮熱口乾五心如灸諸醫皆用柴芩薄荷之類其熱愈熾診其脉弦大無力此尊勞也以四物湯一兩入胡黃連秦艽青蒿各五分數服熱退身涼後以黃連八珍丸一料而安

震按此用二連芫蒿可見薛氏之八珍十全原非成例定局

一婦產後血逆上行鼻衄口乾心燥舌黑蓋因瘀血上升遂用益母丸童便化下數丸後鼻衄漸止下血漸通

震按女科諸書咸以產後鼻衄為險證此用益母丸童便化下數丸是倣倒經治法亦有愈者然未可奉為勝算也

立齋治大尹俞君之內產後發熱晡熱吐血便血兼盜汗小便頻數胸脇

脹痛肚腹痞悶。薛曰：此諸臟虛損也。治當固本為善。自恃知醫，用降火之劑，更加瀉痢，腸鳴嘔吐，不食，腹痛足冷。始信薛言，求診其脈，或浮洪或沉細，或如無。其面或青黃或赤白。此虛寒假熱之狀。時值仲夏，當捨時從證。先用六君子湯加炮薑肉桂，數劑胃氣漸復，諸證漸退，更佐以十全大補湯，半載全愈。

震按：此條脈法可為大虛之據。

一產婦咳嗽痰盛，面赤口乾，內熱晡熱，撤作無時。此陰火上炎，當補脾腎，遂用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而愈。

一產婦瀉痢年餘，形體骨立，內熱晡熱，自汗盜汗，口舌糜爛，日吐痰三碗許，脈洪大，重按全無。此命門火衰，脾土虛寒而假熱吐痰者，乃脾虛不能統攝歸源也。用八味丸補火以生土，用補中益氣兼補肺金而脾胃健。震按：此二案乃薛氏治法正宗，能熟誌之，自不流入清解滋陰一路。

泄瀉

汪石山治一婦產後滑泄，勺水粒米弗容，即時泄下，如此半月餘，眾皆危之。或用五苓散、平胃散，病益甚。汪診之，脈皆濡緩而弱，曰：此產中勞力以傷其胃也。若用湯藥，愈滋胃濕，非所宜也。今以參苓白朮散除砂仁，加陳皮、肉豆蔻煎薑棗湯調服，旬餘而瀉止。

附 沈堯封治一婦產時去血多，隨寒戰汗出，便瀉不止，用大劑真武湯以乾薑、易生薑兩劑，戰定而汗瀉如故。又服兩日，寒戰復作，再用補中湯，無人參，加附子兩劑，病者云：我肚裏大熱，口渴喜飲，然汗出下利，寒戰仍不減。沈方凝神思慮，其母曰：彼大孔如洞，不能收閉，又無力吃參，諒無活理。沈用黃芪五錢，炙北五味四錢，打碎，白芍茯苓各二錢，各炒歸身甘草各錢半，各炒，大棗三枚，一劑病減，四劑全愈。

金大文先生治一婦產後三日發疹，細而成粒，不稀不密，用荆芥蟬蛻粘子等藥一劑，頭面俱透。越一日漸有回意，忽大便溏泄數次，覺神氣不寧，問其所苦，曰：熱曰渴，語言皆如抖出，脈來微細，數有七至，外露但

欲寐少陰證據。金曰。此陽脫證也。屬少陰。用生附子三錢。水洗燻如炒米。乾薑炒八分。甘草炒一錢。白芍炒一錢半。水煎沖人尿一。調羹豬膽汁四小茶匙。時已黃昏。無豬膽。以青魚膽汁代之。服畢即睡。覺來熱渴俱除。續用黃芪建中湯加丹參蘇木二劑而安。

震按此二案有大見識。大力量。故能起死回生。較之汪案高逾十倍。但汪案勺水粒米弗容。即時泄下。亦誠危矣。然處方平淡。不過以散換湯之巧。亦即效者。蓋脉濡緩而弱。與脉微細而數有七至者。其平險各別也。

浮腫

丹溪治一婦產後。四肢浮腫。寒熱往來。蓋因敗血流入經絡。滲入四肢。氣喘咳嗽。胸膈不利。口吐酸水。兩脇疼痛。遂用旋覆花湯。微汗漸解。頻服小調經。用澤蘭梗煎湯調下。腫氣漸消。

震按此係敗血。流經之腫。乃產後浮腫之一端耳。其不因敗血而腫者。

又當另法以治。但產後浮腫亦是險證。此二方未必能效。

氣喘

汪石山曰。余一日莊居。一鄉人踵門哀懇。道其妻產後數喘。促不能卧。痰與血交湧而上。日夜兩人扶坐。纔側身壅絕。乞救療之。余以意度。新產後血氣脾胃大虛。頓損。故虛痰壅盛而敗血乘之。犀角六君子加失笑散。一服痰血俱下。喘亦立止。次日來謝云。諸病皆去。止不能食耳。與參苓白朮散調理全愈。

案按此證甚危。此方甚巧。若用六君而不加犀角。失笑散則不應。用犀角。失笑散而不合六君。亦不應。但以意度之。不憑脉象。固由汪公熟能生巧。而其病機在乎痰與血交湧而上。纔側身便壅絕。顯係敗血隨痰上升。然非血氣脾胃之大虛。敗血何由隨痰上升耶。此方所以恰對也。開門造車。出門合轡。先生之謂歟。

損破尿胞

脫下子宮

一產婦因收生者不謹損破尿胞而致淋瀝不禁丹溪曰肌肉破傷在外者尚可完補胞雖在腹恐亦可治診其脉虛甚蓋難產因氣血虛故產後尤虛試與峻補以參朮為君芎歸為臣桃仁陳皮黃芪茯苓為佐以豬羊胞煎湯熬藥汁極飢飲之一月而安蓋氣血驟長其脬即完恐稍遲即難成功也。

一婦產後陰戶下一物如合鉢狀有二歧此子宮也氣血弱故隨子而下用升麻當歸黃芪大劑服二次仍用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皺其皮後覺一響而收入但經宿著席破落一片如掌大心甚恐朱曰非腸胃比也肌肉破尚可復完以四物加人參數十貼三年後復生一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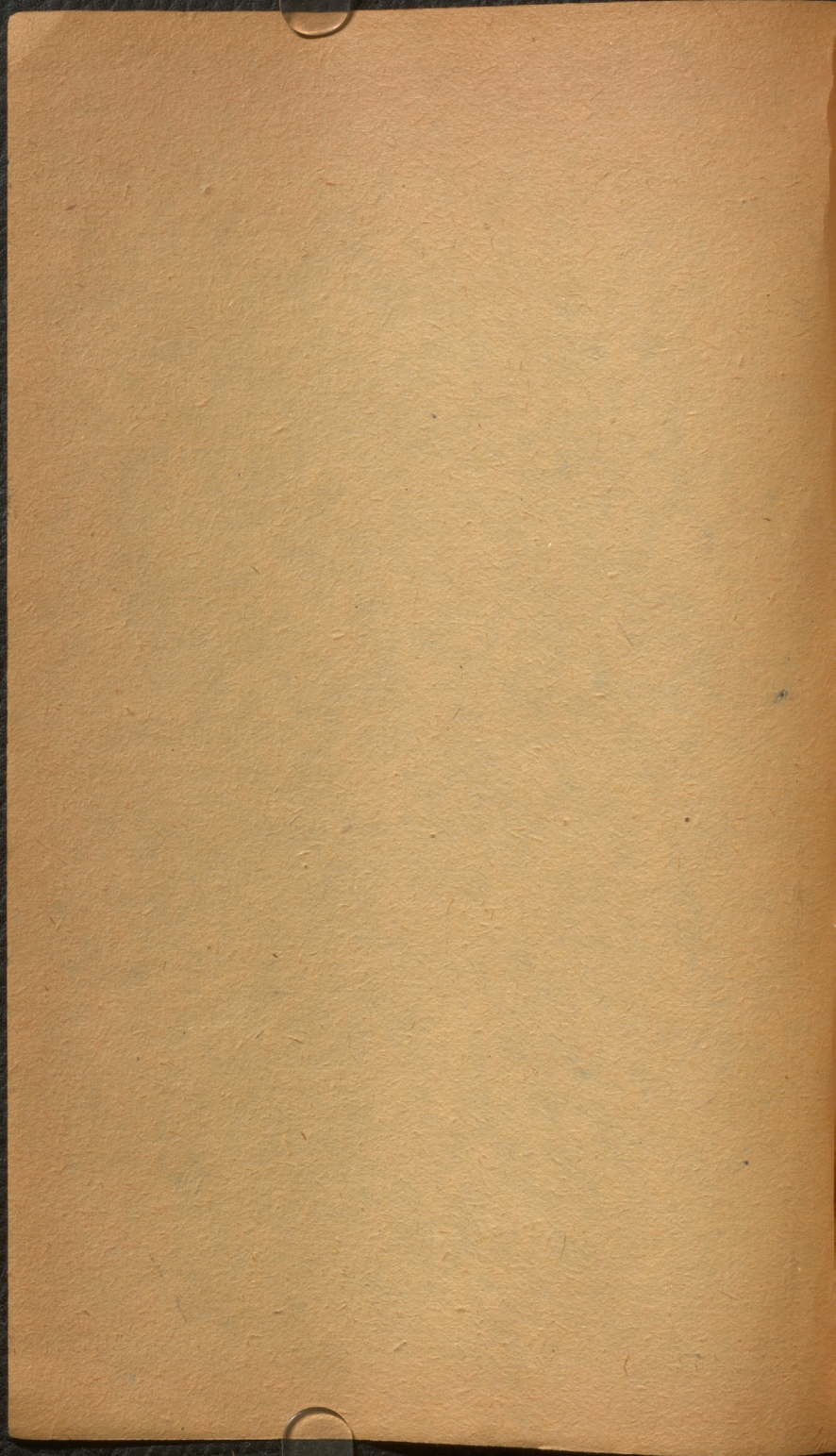
震按難產因氣血虛故產後尤虛此是至言然以論損破尿胞脫下子宮者尤為確切不移他證又當活看。

玉關不開

立齋曰一婦人陰門不開腫痛發熱惡寒用十全大補加五味四劑腫消

而斂。若初產腫脹。或熯痛而不閉者。當用加味逍遙散。若腫既消而不閉。當用補中益氣湯。切忌寒涼之劑。

震按玉關不閉。虛證無疑。而虛證之中。又有分別。立齋之加惠後學多矣。特是產科奇病甚多。奇方亦甚多。茲集不能全載。如遇怪異證候。當於葉杏林所述諸書檢求之。夫學醫何難。不過多讀書耳。金史載張潔古學醫。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因思天使此人為良醫。尚須納之以書。我儕既不夢斧鑿開竅。務必從目從口。將書納之於心。納之誠多。寧讓潔古獨步耶。設遇奇病。自有奇方。可向腹笥檢求矣。至類案江公註云。須問臨產難易。去血多少。以辨虛實及血熱。戒投溫燥。俱係名言。又可為薛氏之功臣。



K 952

1909

v. 9